從羅馬天主教到耶穌基督：

從黑暗到光明的精神朝聖的故事，

莫妮卡·法雷爾

《From Rome to Christ》by Monica Farrell 由馬克君將英文原文翻譯成中文。珀斯，西澳大利亞。

Permission courtesy of 'The Rock' Protestant newspaper, Glebe, N.S.W., Australia.

1.

我出生在愛爾蘭都柏林，父母都是羅馬天主教徒，七歲時成為孤兒。

預計無法生存

我出生前六個月，我父親就過世了，我七歲時，我母親也過世了。當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我非常小，非常脆弱，人們認為我無法生存。 母親過世時，我看起來像個三、四歲的孩子。 這一切都加重了我的無助感。

看著我的家人開始四散，我想知道我會怎樣，誰來照顧我。 我的三個姊妹成為多明尼加修女，一個兄弟成為羅馬天主教牧師，後來另一個兄弟成為羅馬天主教修士。

留下大姊照顧我，但我以前擔心她會嫁給一個不喜歡我的人，萬一發生了怎麼辦？

我與神的對話

那時我很擔心，所以當我七八歲的時候，有一天，我走進都柏林的一座羅馬天主教堂，當我走上過道時，我對自己說："我想和真正的神。" 我跪在祭壇欄桿上，然後大聲低聲說道：「上帝，你在嗎？你聽得到我嗎？聽著，上帝。你把我的父母從我身邊奪走了，所以現在你必須照顧我。"　　說著這句話，我彷彿投入了慈愛的天父神的懷抱，然後我從膝蓋上站了起來，當我沿著教堂走向出口時，我感到一種輕鬆的感覺，我說：「好吧，就是這樣。 現在上帝會照顧我的。"

雖然我當時還年輕，但我真誠地相信那天上帝和我的靈魂之間發生了真正的交易。我的大姊繼續照顧我，那是我們一家人的悲傷時期；因為失去了我們親愛的母親。晚上躺在床上，我會試著想像母親在哪裡，她正在承受怎樣的痛苦。

母親在「煉獄」！

羅馬能為逝去的靈魂提供的最好的東西就是煉獄，而煉獄的折磨應該和地獄一樣糟糕。唯一不同的是，煉獄中的靈魂最終會脫離火焰，進入天堂。但這可能會持續數百年，同時，羅馬天主教徒唯一的解脫或安慰就是為親人的靈魂做彌撒。這些彌撒是要花錢的。愛爾蘭羅馬教徒中有一句俗話："錢多，彌撒就多；錢少，彌撒就少；錢没有，彌撒就没有。"

由於我只是個孩子，沒有錢，我不能做彌撒，所以夜復一夜，我躺在床上，心碎地哭泣，因為我想到我親愛的、溫柔的、慈愛的母親在那些可怕的火焰中燃燒。我曾經希望自己能代替母親進入火中，哪怕只是一小會兒。我曾經想："我不會尖叫，也不會哭泣。我會盡力忍受，以減輕可憐的親愛的母親的負擔。"但是，當然，這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唯一的解脫就是流淚，直到時間治癒傷口。

我的母親是異教通婚的女兒，她的母親是新教徒，她的父是羅馬天主教徒.

由於我的祖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因此在她去世很久之後，我們家仍能感受到她的影響。

家庭讀經

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我祖母的家庭聖經，它就放在我們家。我記得看過裡面的圖片，在星期日下午，我記得我的兄弟弗蘭克有時會讀給我們聽。

我想，當我在一個週日的下午聽到我的兄弟朗讀耶穌受難的故事時，我還不到五歲，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他朗讀時的整個場景，當他撕裂時，他們向耶穌吐口水。救世主我淚流滿面地說："他們不必這樣對他。"在我看來，對純潔、潔淨、聖潔的救主做這樣的事是多麼骯髒、骯髒的事。我很快就被抱出了客廳，一位姊妹安慰了我。我不知道我們的羅馬神父是否知道我們家裡的這些聖經讀物。

安置在修女院

當我大約十一歲時，我姐姐決定去美國，在她逗留期間，我被安置在都柏林的一所修女院寄宿學校。闊別近三年後，姊姊回來了，帶我離開了女修道院。我們一起住在都柏林市。此時我已經在羅馬天主教宣傳方面有了很好的基礎，並為「一個真正的教會」感到自豪。我無法理解新教徒留在一個我認為是亨利八世和馬丁路德為了取悅魔鬼和對抗教皇而創立的宗教中的愚蠢行為！我確信我可以說服許多新教徒加入"一個真正的教會"，只要我能在向他們解釋事情的同時聽我的講話。抱著這個目的，我讓姐姐送我去馬爾伯勒街學校，在那裡我知道我應該和新教女孩混在一起，我希望在那裡能獲得很多皈依者，但我沒有向姐姐提到我的設計，當我送我去學校時，她警告我不要與新教徒爭論，以免我失去信仰。

我可能會說，我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總是被警告不要與新教徒爭論，正如我常常對自己說的那樣，「如果我們是對的而他們是錯的，為什麼我們不應該與他們爭論，直到我們向他們證明他們是他們錯了，我們是對的。”

女學生激烈爭吵

在那所學校，我與一位名叫馬喬裡的蘇格蘭長老教會女孩非常友好。她和我就宗教問題進行了許多討論，每個人都自然地捍衛自己的教會。有一天，我和瑪喬麗在操場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她身後有一群新教徒，我身後也有一群羅馬教徒。當我們每個人都得分時，我們的支持者歡呼雀躍，當然我們都渴望贏得這場爭論。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非常艰难，当我突然决定使用一个我认为是无解的论点时，我暂时保留了这个论点，所以我说："好吧，无论如何，马乔里，但对于亨利八世和马丁·路德来说，你老了"新教徒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 （罗马教徒大声欢呼。）我想，"那就是她了"；但玛乔丽却泰然自若地打开书包，拿出圣经，递给我，她说："莫妮卡，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现在，你拿着那本书，给我看亨利八世和马丁·路德写的那部分，然后我会放弃相信它。"好吧，形势确实对我不利，因为我不知道有人写了圣经的哪一部分，而且我也不能很好地向她展示亨利八世或马丁路德写的部分，所以我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为了摆脱它，我说："马乔里，你让我把一本新教圣经拿在手里吗？把它拿走；我不会用四十英尺长的杆子碰它。"然后我向一个没有打电话给我的人喊道。"我来了。" 我在新教党的喧闹声中逃跑了

放学回家后，我回想起整个事件。一想到我让羅馬教會会失望了，我就感到非常羞辱。我对自己说："我要和玛乔丽安静地聊一聊，向她询问更多有关此事的信息"

由于我母亲去世后，家里所有的家具都留给了我大哥，他也和我们分居了，当然也拿走了家里的圣经，所以我从七岁起就没有见过本圣经了。我记得我哥哥读过的几个故事，或者我在弥撒期间在教堂里听到的部分内容，我对上帝的话语一无所知。

一天，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对玛乔丽说："玛乔丽，如果你的宗教信仰出自《圣经》，那么直到大约四百年前，新教宗教才出现，这是怎么回事？"

苏格兰女学生的新教辩护

玛乔丽回答道："莫妮卡，自从《新约》时代以来，总有人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但他们不被称为新教徒，也不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徒。早期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只要他们忠于基督，他们就会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们仍然亲近上帝和他的话语，并且彼此相爱。然后迫害就停止了， 和 皇帝君士坦丁開始偏袒基督徒，給予他們最高的職位，結果是成千上萬的異教徒進入基督教會，冒充基督徒，因為他們想受歡迎，這些異教徒不想要基督，而被他們不滿足於簡單的基督教崇拜，因此開始將他們的禮儀和習俗引入基督教會。這就是為什麼圖像、聖水、煉獄、香等在所謂基督教中找到一席之地的原因。漸漸地，由於人們對聖經的忽視和人們的無知，越來越多的異教思想進入了教會，直到教會變得更加異教而不是基督教。然後，學習出現了偉大的復興。歐洲的學者開始研究一些古代聖經手稿，這些手稿是透過古代修道院的一些修道士的鬥爭而曝光的。研究聖經使這些學者認識到教會已經偏離了其創始人主耶穌基督的教導有多遠，這些人呼籲人們回歸上帝聖言的教導。他們指出，神的話說：「不可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也不可雕刻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任何東西。不可跪拜它們。」然後這些學者指著教堂裡的圖像，因為當時有流血的圖像和哭泣的圖像等。

「人們在這些圖像中看到了錯誤，而引導他們回到聖經的神聖記憶摧毀了這些圖像，移除了聖水盆，擺脫了聚集的牧師和拉丁儀式，相反，給了人們一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和純粹的上帝聖言來服務。這些人被稱為改革者，這場運動被稱為宗教改革，」馬喬裡說。“莫妮卡，這不是一種新宗教；而是回歸舊宗教。”

然後，瑪喬麗舉例說：「莫妮卡，你可能在去學校的路上經過那所房子，門上有一個黑色的門環。有一天，你經過同一所房子，

看到一個漂亮的閃亮的黃銅門環。你認為這是一個新的門環，但仔細一看，你會發現它是舊的門環。”

這就像新教，」瑪喬麗說。「這不是一個新教。

宗教，它是古老的基督教，清理了所有的垃圾中世紀收集的東西被扔掉了。”

對新教印象深刻

馬喬裡對新教的解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腦海裡浮現出這樣的想法。我再也無法將其視為亨利八世創立的新宗教。此後一段時間，我對瑪喬麗說了一些關於長老會的貶低的話，她說：「莫妮卡·法雷爾，在你進入長老會參加禮拜之前，你別再對我說反對長老會的話了。親自看到和聽到；然後我會聽你說的話。我會忠實地向你保證，如果你下週日晚上和我一起去教堂，我會在下週日早上和你一起去彌撒。好吧，你願意嗎？你同意嗎，莫妮卡？”

我回答說：“馬喬裡，你知道羅馬天主教徒在禮拜期間是不允許進入新教教堂的。你和我一起去彌撒是可以的，但我去教堂就不行了。”與你。”“我可以問你為什麼嗎？”瑪喬麗說。 「哦，」我說，「因為我有正確的宗教信仰，而你有錯誤的宗教信仰。對於一個信仰錯誤的人來說，去她會聽到正確宗教信仰的地方是完全可以的，但對於一個

信仰錯誤的人來說，那就不行了。一個有正確宗教信仰的人去她會聽到錯誤宗教信仰的地方。”直到那時，瑪喬麗經常因為我對她說的一些話而「勃然大怒」。這次她“沸騰了”，我得到了溢出，雖然不愉快，但有益健康。她說：「我來告

訴你，為什麼你的羅馬天主教神父不讓你進入新教教堂，莫妮卡；他們非常清楚，如果你進入新教教堂，你就會聽到真相，而如果你聽到真相，你就不會聽到真相。」不要再相信他們告訴你的那些謊言，他們就不能欺負你，也不能把錢從你身上敲走，（拍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會讓你進入新教教堂。”

說我感到受傷和侮辱是溫和的說法，但我當然意識到這是我自己造成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困惑。

神父說謊的指控

那天放學回家時我對自己說：瑪喬麗厚顏無恥地說我們的羅馬天主教神父 在告訴我們一大堆謊言！但我想知道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們進入新教教堂。”

從之前與馬喬里和其他新教徒的談話中，我了解到，在所有的新教儀式中，人們都會朗讀《聖經》，向上帝祈禱，唱頌上帝的讚美詩，傳教士宣講上帝並鼓勵人們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就在上帝眼前。當時令我困惑的是，為什麼羅馬天主教徒在做禮拜時進入新教教堂被認為是一種可怕的罪。

謀殺、通姦、搶劫、酗酒或任何其他罪行都可以被普通羅馬神父寬恕，但去參加新教儀式就需要去主教那裡尋求赦免。

我暗暗下定決心，當我成為女性時，我要去參加新教儀式，以滿足我的好奇心。

那所學校還發生了一件對我以後的生活影響很大的事情。由於瑪喬麗的誠實，我被引導看到說謊是錯的，我向上帝保證，只要祂

能幫助我，我就再也不會說謊了。

從那時起，我拒絕為任何人或任何事說謊。這個決定的第一個結果是，我發現不可能保衛羅馬教會免受新教徒的攻擊，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我是多麼肆無忌憚地訴諸謊言來保衛「母教會」。我離開了學校，瑪喬麗和我所有的學校同伴也離開了學校，我在都柏林市的一家新教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這裡又出現了關於宗教的爭論，當我聽到羅馬天主教徒為捍衛「母堂」而撒謊。我對自己說：「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我們的教會是唯一真正的教會，我們有一位絕對正確的教皇，還有古老、確定性和安全性，但我們的宗教只能用謊言來捍衛，而我們的宗教卻只能用謊言來捍衛。”沒有這些特權的新教徒可以不帶任何謊言地捍衛他們的宗教嗎？”

自從我決定只說實話以來，我在大多數爭論中都被迫保持沉默。由於我對羅馬天主教堂感到非常自豪並深愛它，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委屈。

我非常喜歡精彩的爭論，但當我袖手旁觀，聽著我的宗教被本應走向地獄的異端分子撕成碎片，而且不撒謊就無法回答時，我感到非常惱火。

有一天我對自己說：“怎麼了，是教會錯了還是我錯了？”我得出結論，教會不可能是錯的，這一定是我的錯。我說：“這是我的無知。如果我足夠了解我的宗教信仰，我應該知道這些論點的正確答案，而不是撒謊。”我想到去找一個神父牧師，請他給我這些新教論點的答案，而這些答案不會是謊言。我一想到這一點，我自己的想法就告訴我神父會說什麼。我知道他會立即說：“停止與新 教徒爭論，否則你會失去信仰。”我這樣推理：“如果我有正確的宗教，而新教徒有錯誤的宗教，那麼我爭論得越多，就越能向他們證明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

羅馬天主教徒禁止參加新教教會

“當然，如果他們有正確的宗教信仰而我有錯誤的宗教信仰，那麼爭論就會很危險，因為他們會向我證明他們是對的而我是錯的。”我剛想到後一個想法，瑪喬麗的話就在我耳邊響起：「我告訴你，莫妮卡，為什麼你的羅馬神父不讓你進入新教教堂。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如果你聽到了真相，你就不會再相信他們告訴你的那些謊言了，他們也不能欺負你，也不能把錢從你身上敲走；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會讓你進入新教教堂」。我對自己說：「我想知道瑪喬麗說的話是否有道理。我想知道我們的宗教是否有可能是錯的。我們的神父告訴我們一堆謊言，然後禁止我們去我們應該聽到的地方真相，並嘲笑我們是一群傻瓜？好吧，我的話！如果我認為是這樣的話，我會走進都柏林市的每一個新教教堂

羅馬教會的聖餐儀式浮現在我的腦海中。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曾經喜歡繞過聖餐欄桿的一側，在那裡我可以看到人們的全貌。我總是對那些穿著羽毛和毛皮的大男人和時尚女士的景象感到好奇，他們跪著，把聖餐布放在下巴下，他們的頭向後仰，閉著眼睛，張著嘴，伸出舌頭，牧師一邊走一邊貼著晶圓每張嘴都很毫不客氣。

當我看到這一幕時，我總是對自己說：“張開你的嘴，閉上你的眼睛，看看上帝會給你什麼。”

當我想像羅馬天主教彌撒中祭壇欄桿周圍的場景時，我心裡想：

「天哪！整個羅馬天主教在我看來就像是一場張著嘴去參加彌撒的大型遊戲。我我決定不再相信羅馬神父告訴我的話：我決定從那時起我要為自己思考。

與自己“辯論”

我決定仔細思考一下，並嘗試找出是否有任何誠實的方法來回答新教的論點，我坐在一張桌子旁進行了一場單人辯論，首先我會向自己介紹新教的論點，然後我會嘗試回答他們。 透過使用這種方法，如果將來發生討論，我會準備好答案，並且不會有說謊的誘惑。

從新教徒的角度來看，說新教徒不相信教皇是絕對正確的。 他們不相信羅馬天主教彌撒中的變質論，也不相信向羅馬神父告解；新教徒只相信向上帝告解他們的罪。 他們不相信煉獄，但他們確實相信羅馬天主教神父和羅馬天主教修女應該被允許結婚。

正是在努力以完全真實的方式回答這些反對意見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整個羅馬天主教體系的愚蠢。 直到此時，我已經毫無疑問地接受了羅馬的所有教義。 當我開始一一瀏覽它們時，我發現它們是多麼荒謬，我想知道我怎麼會愚蠢到相信這些胡言亂語這麼久。

一種厭惡的感覺取代了我對羅馬教會的熱愛和奉獻。 我的幻想破滅了，我知道這一點，但在完全拒絕我的羅馬天主教信仰之前，我決定給他們最後一次真正的考驗。 我怎麼能以實際的方式證明整個羅馬天主教體係是錯的呢？ 我知道，如果我能證明羅馬教會在某一點上是錯的，那就會證明她在所有事情上都是錯的。

羅馬天主教修女的警告

回到我小時候所受的教育，我記得我就讀的走讀學校的修女們警告孩子們在新教教堂禮拜期間進入新教教堂的危險。

她雙手合十，彷彿在祈禱，向上翻了個白眼，說道：「如果你在禮拜時走進新教教堂，也許你會倒在地板上死掉：也許你的眼睛會從眼窩裡掉出來。」然後到地板上。” ！ 也許當你手裡拿著一本新教聖經時，你的手臂會枯萎，或者你會癱瘓，或者

地面會裂開把你吞掉，或者你會在回家的路上被碾壓，或者摔倒摔斷腿。 。 可怕的事情肯定會發生！”

考慮到這個迷信的建議，我認為無論如何去新教教堂親眼看看是否會發生這些可怕的事情是個好主意。 如果他們這樣做了，那麼不管我的推理如何，羅馬教會都是對的；如果不是，那麼羅馬教會就錯了。

在所有會眾的視野中沿著新教教堂的主要過道追逐我的眼睛的想法並沒有吸引我，所以我決定嘗試一些我可以獨自在家做的其他測試，以防萬一事故。

週五打破傳統，吃肉而不是魚——沒有任何不良影響

記得同一位羅馬天主教修女的另一個事件給了我一個線索。 有一天，一個小女孩來到學校，對修女說：“哎呀，姐姐，你不知道我們家今天早上發生了什麼事嗎？”“那是什麼，親愛的？” 修女說。 「我們忘記了今天是星期五，我們早餐都吃培根和雞蛋，」小女孩說。 修女一臉驚恐地看著她，嘶聲道：“它沒有卡在你喉嚨裡窒息，真是奇蹟！”現在，我想，有個想法了。 有什麼可以阻止我下週五吃一塊培根來反抗羅馬教會，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羅馬教會是對的，我就會窒息而死，或是某種可怕的災難降臨到我身上，例如地面裂開將我吞沒，或是房子倒塌壓在我身上。

星期五到了，我在恐懼和顫抖中煎了一塊培根，它似乎是我一生中聞過的最美味的培根。 我疑惑地看著培根，說：“如果培根裡有魔鬼，那他就在你心裡。”

我坐下來吃的時候，不敢說恩，免得罪了上帝。 於是我切下一塊培根，低聲對自己說：“天助自助者。如果我不得不噎住，那不是因為沒有咀嚼。”

吞下第一塊後，沒有任何不良影響，我心情舒暢地吃完了剩下的培根。 吃完飯後，就在放鬆之前，我在樓梯上跑來跑去，以確保我的四肢仍然可以活動。

發現一切都井井有條後，我坐下來，對自己微笑：「莫妮卡·法雷爾，你這個傻瓜。你難道沒有意識到，新教徒每週日都去教堂，他們的眼睛不會掉下來，他們每週五都吃肉，而且他們不吃肉。」難道你沒有意識到上帝不與宗教交談，他與人交談，在上帝的眼中，事情要么是對的，要么是錯的，而羅馬的年老教皇無法向我口授正確和正確之間的區別還有錯嗎？”

被羅馬教會欺騙

上述事件對我的讀者來說可能看起來很愚蠢，但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並且永遠打破了羅馬教會對我生活的自命不凡的權力；我永遠不再喜歡羅馬教會了。 稍後可能會有懇求或威脅來哄我回來，但世界上所有的懇求和迫害都不會改變我的想法。 現在我意識到，羅馬教會根本不是真正的教會，而是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看起來很體面的龐大的政治商業體系。 接下來我要面對的問題是“我現在和未來的覺醒該怎麼辦？”

當然，顯而易見的事情是公開與羅馬天主教會保持距離，找到一個給我真理的教會並加入它。 現在，這一切聽起來非常簡單明了，沒有人比我更了解這一點，但是當我住在都柏林市時，那是特別麻煩的日子，人們因為很少或根本沒有就被槍殺；由於愛爾蘭政治緊張局勢，這不是公開反對羅馬的理想時間或地點。

我對自己說：「好吧，現在我知道羅馬教會是錯的，但我還不知道誰是對的。假設我停在這裡，懶得去找出答案。假設我得出結論，新教牧師是並不比羅馬天主教的神父更好，他們也想從人們那裡得到他們能得到的東西；那麼對我來說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每週日早上去羅馬彌撒，以防止任何人對我產生懷疑。

我不相信它，我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樣崇拜彌撒薄餅，相信羅馬牧師在說出某些話時將其變成了耶穌基督真正的肉和血，但我我會保守我的信念。 我相信什麼或不相信什麼，與別人無關。 」

這是我大約一年的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變得更加痛苦和憤世嫉俗。

我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敢以這樣的心態去禱告。 在那之前，我一直能夠與神交談，告訴他我的煩惱。 現在我沒有人可以傾訴我的疑慮、悲傷或恐懼。 然後就是對死亡的持續恐懼。 如果我死了怎麼辦？ 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當這些想法出現時，我會盡快將其推開，告訴自己這是沒有用的。 我沒有準備好面對公開立場所

帶來的迫害和公眾關注。 同時，我也不認為上帝會聽一個不誠實的人的祈禱，因為他們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不會站起來做正確的事。

跪在泥裡的婦女

大約一年後的某天，我走過都柏林的一個貧民窟，看到貧窮的婦女跪在泥裡，親吻著一位穿著考究、撐著一把大傘的羅馬天主教主教的戒指。 我對此感到厭惡，說：「個男人連個紳士都算不上，更別說是基督徒了，否則他絕不會允許那些可憐的老婦人跪在濕泥裡親吻他的戒指。他是個偽君子，如果我什麼都知道，他會下地獄的。」我想。至於其他羅馬天主教神父，我說，「我認為他們大多數都是偽君子，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會下地獄。」然後我想關於教皇，我說：“好吧，他是最大的偽君子，所以他肯定會下地獄！”

“莫妮卡，你死後要去哪裡？”

然後一個小聲音對我說："莫妮卡，你死後要去哪裡？" "哦，"我說，"我不是在談論我自己。我是在談論其他人。""但是你要去哪裡？"小小的聲音很平靜的說。突然我意識到自己有多愚蠢，我說：「莫妮卡法雷爾，你就像一隻通往地獄之路的孔雀。你把頭懸在空中，告訴別人他們要下地獄，但你卻看不到「深淵就在你腳下。睜開眼睛，發現地獄裡的教宗就在你身邊，這會給你帶來什麼特別的好處？現在告訴他你知道他會下地獄已經太晚了，而你自己也在地獄裡。"

我站著，因為不敢動，轉向商店櫥窗，做出一副凝視它的樣子，四個字在我面前突顯出來。它們是：上帝、永恆、天堂。 ，見鬼。現在，我說，它們是事實，沒有人可以擺脫它們，它們不屬於任何教會。它們只是冷酷無情的事實，影響著每個人，無論個人喜歡與否。

有一位上帝，有一天我必須站在祂面前，接受祂的審判，根據那個審判，我會永遠上天堂或地獄。

永恆是下一個吸引我的想法。永恆永遠永遠永遠。我應該在某個地方。會在哪裡呢？它一定是天堂或地獄兩個地方之一。

現在我知道任何罪都不允許進入天堂，而且我是一個罪人。即使我現在就可以開始，直到死的那一天都不再犯罪（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我過去的罪孽也足以詛咒我的靈魂。如此看來，天堂是不可能的。留給我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地獄。我問自己這個問題："什麼是地獄？"我記得小時候聽過的關於地獄的生動描述，但是，儘管它們很怕，但它們並沒有像救世主的話那樣讓我害怕，我知道有一天他會對那些他要譴責的人說話。失去永恆："離開我，你們這些被詛咒的人，進入為魔鬼和他的天使準備的永恆之火。"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三個字：「離開我」。我試著想像永遠與救主隔絕會是什麼樣子。永遠無法接近他，哭泣、乞求和懇求都是徒勞無功的。永遠沒有回應。哦，這個想法讓我心碎，我說："我一直是個傻瓜。我害怕受到一點迫害，並冒著永遠痛苦的風險。"就在這時，我在教會裡聽到讀過的《聖經》中的一些話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這是救主的話，他說：「不要懼怕那些殺了身體，之後就無能為力的人，但我會預先警告你們，你們要懼怕誰；要敬畏他，他殺了人之後，就有能力把你扔進地獄，是的，我告訴你，恐懼他。" 是的，我想，這是我唯一真正該害怕的事情。

準備好追尋真相

轉身回家時，我說：「如果上帝饒恕我，讓我的頭腦清醒的話。我會想啊想，直到我找到一條通往天堂的路，當我找到它時，我會去，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想知道如何處理事情。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研究不同的宗教，然後決定哪個是最好的。我開始計算所有的教派，然後我說："天哪！我還沒讀完其中一半的教派，我就已經是瑪土撒拉的年紀了。一定有一條更短的路。"然後我說：「我想要什麼？是宗教嗎？不。我想要的是知道在地球上生活的方式，從而取悅上帝，並且可以肯定的是，當我死後，我會直接走下去"天堂屬於上帝。現在，誰擁有天堂？新教徒擁有嗎？不。羅馬天主教徒擁有嗎？不。天堂屬於上帝。我想知道上帝是否說過任何關於去天堂的事，如果他說過，天堂在哪裡？"就在這時，我想起了瑪喬麗的話。每當她引用一段經文時，她總是會說："莫妮卡，你知道，那是在聖經裡的，聖經就是上帝的話。"我想，「就是這樣。如果我能找到一本聖經並閱讀它，我就能找出神所說的關於去天堂的內容，我會遵循它，當我站在神面前接受審判時，我會說，好吧「神啊，我照你說的做了，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可做。我確信，如果我能誠實地面對神，他就不會定我的罪。"

祈求光明

回到家後，我走進臥室，跪下來祈禱。我現在可以祈禱了。神現在會聽我的，因為我準備去做祂所說的任何事情，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必須祈禱，因為沒有上帝我根本無法生存。所以我說了這些話："哦，上帝，給我光明，給我一本聖經，向我展示你對我的旨意，主啊，無論是什麼，我都會去做。"

當我說出「光」這個字時，我周圍閃耀著奇妙的光。

我完成了祈禱，睜開眼睛，看到陽光從窗戶射進來，但不知怎的，那光裡比普通的陽光還要多，因為我閉著眼睛，用手摀住眼睛也能看到它。正如保羅所說："這光比照在我周圍的太陽的亮度還要大。"

在我跪下來禱告之前，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得到一本聖經。 我沒錢買，因為我姐姐沒有給我零用錢。 另外，我不知道該去什麼樣的商店買一本聖經。

在我小小的禱告之後，我從膝蓋上站起來，想到要去一個新教教會向牧師要一本聖經。

參加羅馬天主教彌撒和新教教堂禮拜

第二天是主日，我和姊姊去參加羅馬天主教彌撒。

早上和往常一樣，但晚上我設法自己溜走，去了一個長老會教堂，然後

儀式結束後，我問牧師願不願意給我一本聖經。 「一本舊的聖經會適合我，」我說。然而，牧師給了我一本新聖經，我把它帶回家並小心地藏起來。

一年來我每天都讀那本聖經，有時會仔細閱讀它的內容，但我從來不記得覺得它「無聊」。 我開始讀《創世記》。 當我看到一個硬名字清單時，我就跳過了它們。 當我

讀到任何我覺得難以理解的部分時，我只是略讀一下，直到我讀到更多的「故事」部分，但我就是喜歡我讀到的內容；因為它說出了我的心聲。

在周日早上去羅馬天主教彌撒、週日晚上去新教教堂（當我可以這樣做的時候）、整週閱讀聖經之後，我開始覺得是時候做這件事了。正確的事情並公開談論事情。所以我開始在家裡暗示，因為我不想讓我的妹妹對我的信仰感到極大的震驚。 一個又一個羅馬天主教徒開始對我產生懷疑。 我知道我正在成為八卦的中心，但我並不後悔，因為我認為他們互相告訴的事情省去了我說出來的麻煩，如果他們堅持得足夠長，他們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在我不厭其煩地說什麼之前！

被弟弟人身攻擊

重磅炸彈終於落下！ 我的大哥馬修問我是否有人看到我從新教教堂出來。 我說："是的，這絕對是真的。" 我哥哥打了我的臉好幾次，每次打完後他都說：「拿著這個，以後再也不要踏進我的門檻了。我寧願看到你在棺材裡，也不願讓我們美好的羅馬天主教家庭蒙羞。"

那天在我兄弟家裡，一想到不得不放棄與我深愛的兄弟的孩子們見面，我就感到非常心煩意亂。 我開始懷疑自己做的是否正確，並開始動搖。

如果那天我哥哥能和我好好談一談，他可能會輕鬆獲勝，但他的野蠻和侮辱性行為讓我徹底放棄了羅馬天主教，「好吧，如果這是羅馬教會能給出的最佳論點四十——六歲的男人為了他十八歲的妹妹，那麼我確信我離開這樣一個'教會'是正確的決定。"

此後不久，與我住在一起的姊姊發現我現在去的是新教教會； 因此，我必須決定要放棄去新教教會還是直接走出去。 我決定永遠離開家，只帶了一個小包包裡的東西。 我口袋裡一分錢都沒有，世界上沒有朋友，也沒有工作前景。 我現在身處這個廣闊而陌

生的世界，不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在哪裡睡覺，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只知道我正在做令上帝高興的事情，他擁有整個世界。天意的照顧，我沒有什麼可害怕的。

當我走出去的時候，姐姐說："走之前你要去見一下馬修哥哥嗎？"我回答說："我不想再見到馬修。最後一次和他在一起的痛苦經歷已經足夠我度過很長一段時間了。"

離家

當我最後一次回頭看姐姐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渴望，想跑回去，摟住她的脖子，告訴她我再也不會離開她了。 她的臉看起來那麼悲傷，這時我想起了她為我做的一切，想起了她從我七歲起就照顧我，有時熬夜，在縫紉機上縫衣服，讓我能有新的衣服。每個週日的衣服； 我可以走開，把她獨自留在這個世界上，這似乎很無情，但現在我別無選擇。 我能做什麼？ 如果我回頭，就意味著放棄我的聖經和我對天堂的所有希望，然後回到我所鄙視的羅馬天主教會的虛偽生活中，扮演一個虛假的角色，只是為了取悅我的姐姐。

知道自己會後悔自己邁向虛偽的一步，成為世界上最悲慘的人，讓姐姐的生活變得悲慘，我決定憑著信神出去，相信神會給姐姐一個好丈夫，神也會給姐姐一個好丈夫。正是這樣做的。

就在那時，我明白了一段我常常聽到引用、一直令我困惑的聖經經文：

「如果一個人來找我，但不恨他的父母、妻子、孩子、兄弟姐妹，是的，還有他自己的生命，他就不能成為我的弟子。"

我現在明白了，這並不意味著通俗意義上的討厭他們，而是我們可能不得不做出在當時看來很嚴厲的艱難決定； 但是，即使我們的心因它造成的痛苦而破碎，這些類型的決定最終對親人來說是最好的。

當我做出決定後，我感到很平靜，因為我知道上帝會為我和我的妹妹照顧一切。

我參觀新教孤兒院

我的下一個痲煩是我用來裝我的世俗物品的薄紙袋，它的好幾處開始撕裂。 這迫使我尋求幫助。 由於我碰巧經過一所新教男孩孤兒院，我決定請求允許將我的紙袋留在那裡，以便我可以去教會。

我緊張得幾乎不敢敲門，但當我看到一位女士關上窗戶時，我被她溫柔細膩的外表所震撼，招呼她到門口，我所有的恐懼都消失了，那位女士非常友善地允許我把包裹留在那裡。 肩上的重擔卸下後，我匆匆出發前往最近的新教禮拜場所，因為時間轉瞬即逝，我擔心自己會錯過早上的禮拜。

「兄弟運動」的聚會地點「**Merrion Gospel Hall**」是最近的地方，所以我去了那裡，並得到了很大的服務幫助。 當我離開「梅林福音堂」時，我看到一位住在我以前家隔壁的女人。 聽說我出門了，那位好心的女士把半個皇冠塞到我手裡，低聲說她希望能給我更多，或者帶我回家吃午飯，但那是不可能的。感謝上帝給了我足夠的午餐和茶，我就回去孤兒院拿包了。我覺得孤兒院的那位女士應該得到一些解釋，我向她解釋了發生的事情。 這位女士非常憐憫我，把我介紹給了女舍監，女舍監立即建議我留下來吃晚餐。晚餐時，在員工餐廳，我告訴女舍監和她的員工我離開家的原因。

與愛爾蘭教會傳教團成為朋友

“那你今晚準備睡哪裡？”女舍監問道。 「哦，我會沒事的，」我回答道，不想打擾她。 “但是你有睡覺的地方嗎？”女舍監堅持道。 「說實話，我不喜歡，」我回答。“嗯，”女舍監說，“一定是上帝把你帶到了這個地方。你知道嗎，在整個都柏林城裡，你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地方了？”

「我們是愛爾蘭教會傳教團，旨在幫助出於良心離開羅馬教會的羅馬天主教徒追隨真正的新教基督教。 我們是您的朋友，我們將與您同甘共苦。 和藹可親的女舍監指著窗戶說：「看到那些窗戶了嗎？嗯，裡面的玻璃保險很好，如果窗戶被羅馬天主教徒打破了，我們就加玻璃繼續。這個避難所是有保險，如果羅馬天主教暴徒燒毀它，我們只需重建並繼續前進。”

她打了個響指，說：“我們並不關心他們對我們說什麼或做什麼，所以你不必害怕，因為你是朋友，他們會保護你。”

不難想像，這些話對我來說是多麼的安慰和寬慰。

在那之前，我在拜訪任何新教家庭時都必須非常小心，以免引起懷疑並導致他人受到迫害。

因此，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不去看望我所認識的新教徒，也不告訴他們我的心裡話，認為為了他們，最好還是讓他們蒙在鼓裡，以免讓他們知道受到的迫害。 。 以前，我認為最好把自己的想法留在心裡，因為我不想讓別人陷入我的憂慮和煩惱。 然而，有些人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幫助別人，就像他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一樣：他們願意麵對生活中的任何困難，在需要時幫助別人。

基督徒家庭幫助我

透過女舍監，我接觸了一個基督徒家庭，他們在那天晚上照顧我，並照顧了我接下來的三個月。 離家後的星期一早上，我去見了我最初參加的教會的長老會牧師。 我告訴他週日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以及上帝如何為我做瞭如此奇妙的事情，這讓他非常高興，他建議我定期參加宣教教堂，並與愛爾蘭教會宣教部永久保持聯繫；他指出，他們經過專門訓練，專門對付已皈依基督教的羅馬天主教徒。 我唯一的遺憾是，這意味著

我應該加入愛爾蘭教會（相當於英國聖公會的福音派）。　　我原本的計劃是加入長老會，在那裡我崇拜了大半年，得到了很多幫助和祝福。　　然而，長老教會牧師向我保證，作為愛爾蘭教會的成員，我不必相信任何我作為長老教會不相信的事。 牧師向我保證，在教義上，兩個教會是合一的，但唯一不同的是教會的管理和進行禮拜的方式。 [n.b. 他們都同意聖經關於正宗基督教本質的觀點，而羅馬教會則不同意。]

我加入愛爾蘭教會

因此，我成為愛爾蘭教會的成員，並被公開接納為都柏林「傳教士教會」的團契。 我定期參加傳教士教堂的禮拜活動，我聽到羅馬天主教與上帝話語、《聖經》的真理對比的錯誤，以及羅馬教會發明的教義的歷史及其異教起源被揭露。

我感到非常滿意，因為我離開羅馬天主教並接受新教，做了正確的事，並渴望看到其他人從精神和知識黑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我申請入讀“愛爾蘭教會教師培訓學院”。　　學院委員會知道我還沒有完全確定自己得救，所以很委婉地建議我來宣教學院做客三個月，像學生一樣聽課，最後三個月後他們就會做出決定。 他們的希望和祈禱集中在我能更完美地認識耶穌基督的道路上。專修學院學習的科目中有著名的《聖經百篇》一書。 講師是一位平信徒 T. Murray 先生，我記得我們學習了《馬太福音》第 11 章第 28、29、30 節。Murray 先生解釋了這些聖經經文中提到的罪人稱義，以及正在進行的基督徒皈依後的成聖。 在寓言小說《天路的歷程》中，克里斯蒂安先生站起來，看著空蕩蕩的十字架，當他意識到耶穌基督已經為他的罪孽被釘在十字架上時，重擔從克里斯蒂安先生的背上滾了下來，隨後三位天使來到了他的面前。下，因為他透過耶穌基督獲得了新的自由。

基督的義袍

莫瑞先生談到基督的義袍遮蓋可憐的罪人。因此，神不再看見罪人的罪孽，而只看見公義的兒子基督，基督的品格被寫在罪人的帳上； 罪人將進入天堂的權利押在基督的品格上，而不是靠行為。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曾經試著制定一個計劃來避免評判。 我的讀者可能知道，七歲是羅馬天主教徒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七歲被認為是人類理智的年齡。羅馬天主教徒認為，從那時起，孩子很可能會下地獄。 因此，七歲的孩子必須向羅馬天主教神父首次告解自己的罪。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害怕七歲。我害怕我會死並下地獄。我們常常被警告關於普遍審判的日子，那時我們必須獨自站在上帝面前，被所有的聖徒、天使和魔鬼包圍。 每一個思想、言語和行為都應該在那一天暴露在世人面前，所有曾經活過的人都將見證我們的審判。

我常常想像自己站在那裡，確信自己將永遠被判入地獄。 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嘗試尋找一種方法來逃避這種可怕的判斷。

在這個見證的開頭，我提到，作為一個小孩子，我非常小。 如果有什麼事情讓我害怕，我就會跑到媽媽身邊，躲在她的裙子後面。 媽媽的裙子會把我從頭到腳罩住，為了增加我的安全感，媽媽會經常拍拍我的頭，這會讓我感到安全和快樂。 這給了我一個想法，我決定在審判那天，在審判真正開始之前，當人們就座時，我會跑到救主面前，懇求他讓我躲在他的袍子後面，就像母親一樣曾經讓我躲在她裙子後面。

我去天堂的計劃

我知道主耶穌死在各各他，如果他不死，就沒有人能上天堂。 我不知道的是，因為他死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上天堂。 在羅馬天主教體系中，我們被告知基督的死打開了

天堂之門，但你必須靠自己的努力才能進去，而這是我做不到的。 因此，無論如何，天堂之門可能已經關閉了。

我曾經想對主耶穌說："親愛的主耶穌，你死不就是為了打開天國的門嗎？" 他會說：「是的」。　然後我會說：「好吧，即使你死了才能打開天堂之門，我也永遠不會進去，因為我永遠都不夠好。所以你能讓我躲在你的長袍後面嗎，就像我母親過去允許的那樣讓我躲在她裙子後面？

我從來不知道救主是否會為我做這件事並偷偷帶我去天堂，或者他是否會說："哦，不，你只需像其他人一樣輪到你。" 為了安慰自己，我曾經想，如果我哭得太多，讓主耶穌看到我臉頰上流下的淚水，也許主耶穌會憐憫我，但我永遠不能確定。

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計劃似乎變得不可能了，而且我已經長大了，無論如何都無法隱藏。 夢想就這樣消失了，但如何上天堂的問題仍然存在。

當莫瑞先生提到《天路歷程》中的故事時，我想到了這一切，我想：「也許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如果基督的義袍能夠遮蓋罪人，那麼在審判的日子我就會站起來。"在基督後面，神會看著我隱藏在他後面。"

穆雷先生直視著我的眼睛說道："這件正義長袍的美妙之處在於，你不必等到你為此而死，或者直到審判日，但你現在就可以得到它。""哦，莫瑞先生，"我說，"這太美好了，令人難以置信。" 如果我死後能上天堂我會很高興，但你卻要我從現在開始上天堂。

需要個人信仰

"嗯，"莫瑞先生說，"只要上帝賜予，就沒有什麼是你不能接受的。" 他指著聖經的幾處給我解釋，但神用來開啟我理解的一段話是我在約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節中看到

的，主耶穌說：「凡聽我的又信差我來者有永生，不致於定罪；　　他已經出死入生了。”

莫瑞先生在桌上畫了兩個正方形，然後說：「我們稱那個正方形為『死亡’，我們稱這個正方形為『生命』。 你出生在『死亡』廣場，如果你待在那裡直到死去，你就永遠死了。」；當你接受主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的那一刻，你就踏入了生命的那個方格，那就是永生，所以當你死的那一刻，你就脫掉了你的軀殼，讓你的生命繼續下去。”

我一閃就看到了。 我的靈魂安全了！ 哦，很高興知道我的靈魂是安全的！ 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在努力的目標，現在我已經實現了。

我走回家，高興得跳起來，就像在空中行走一樣

我呼籲喚醒羅馬天主教徒

我想震動世界上每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不是為了傷害他們，而是為了讓他們從精神的黑暗中醒來。我渴望告訴他們，他們不需要為死亡和麵對神而感到害怕，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付上了他們罪的代價，如果他們願意接受基督作為他們的救主，他們就會擁有神就像他們慈愛的天父一樣。

愛爾蘭教會傳教士

不用說，我被接納為愛爾蘭教會傳教團的工人。 完成訓練後，我在都柏林的幾所教會學校任教。教導小孩子有關親愛的主耶穌的事是一件極大的喜樂。 我多麼喜歡想像天堂和那裡等待著他們的所有歡樂。 當我小時候在羅馬教會度過的童年時，我腦海中的大部分圖像都是地獄和魔鬼。

有一天早上我去學校時，女舍監很煩躁，我們是好朋友，我無法理解。　　所以我說：“怎麼了？”　　“哦，”她回答道，“我不知道你在教這些孩子什麼，但你快把他們逼瘋

了。”“為什麼，”我說，“他們做了什麼？”“嗯，”她說，“昨晚，半夜，我聽到了最可怕的噪音，當我走進托兒所時，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孩子們都從床上起來了，他們的衣服散落一地，他們都穿著週日最好的衣服。 我拍著手問道：“孩子們，你們覺得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回答說：「我們要去天堂；我們不能再等了；我們已經厭倦了等待。“好吧，”我說，“但是這些衣服在地板上做什麼？” 「哦，護士長，」他們回答道，「它們是我們每天穿的衣服； 我們不再需要那些了，我們想穿上最好的周日衣服去天堂！」可憐的女舍監看起來很擔心，但當我大笑起來時，她開始看到情況有趣的一面。

當我走進教室，看到那些可愛的小孩子們看起來有點像被遺棄的小狗，當他們的惡作劇被發現後，我真想把他們都抱在懷裡安慰他們。

我想，如果我們有更多年長的基督徒能夠如此喜樂地期待未來與救主在一起，那就太好了。 但我向孩子們解釋說，我們必須等待神的時機，並講述以利亞乘坐火車升天的故事。 我告訴他們，既然他們不會飛，就必須等待上帝派一位天使帶著一輛漂亮的馬車帶他們去他美麗的家。

開始公開演講

一段時間後，我接到一個電話，要求我在大批觀眾面前公開提供我的基督教見證。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在公共場合演講，一開始我

斷然拒絕了。 然後我想：“好吧，如果這是上帝的召喚，我就沒有權利拒絕。”

我本著這種精神接受了它，得出的結論是，如果這個呼召是來自上帝，他會幫助我完成它，但如果不是，它就會失敗，然後我就會知道這不是上帝的計劃。 事實上，這是新階段工作的開始。 因為從那時起我越來越被要求公開演講，直到最終我搬到英國居

住。在我所說的這些年裡，愛爾蘭發生了巨大的政治動盪，兩次叛亂和六年斷斷續續的騷亂給這個國家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愛爾蘭的進一步痲煩

1922年英國人離開南愛爾蘭時，忠誠的愛爾蘭新教徒對英國當局針對教皇權的軟弱態度和立場感到失望和厭惡。　他們一離開，以羅馬天主教為主的不同愛爾蘭「共和派」就開始互相爭鬥，導致了 1922 年至 1923 年殘酷的所謂「愛爾蘭內戰」。
在霍利黑德下車，搭火車穿過安靜美麗的威爾士，山坡上點綴著整潔的小屋，這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這不禁讓人好奇，為什麼愛爾蘭這個美麗的國家卻如此不幸呢？
在大約九年的時間裡，我不斷前往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包括多次訪問愛爾蘭，並有幸在五千多個會議上發表演講。在約克郡哈利法克斯的一個宣教中心，大約七十人接受基督為他們的救主。

臉部遭到一拳襲擊

在蘭開夏郡的聖海倫斯，我們也有類似數量的歸信者。　週六晚上，聖海倫斯的露天聚會結束後發生了騷亂，在騷亂期間，一名羅馬天主教婦女打了我的臉。 由於我過去經常受到威脅，上帝也多次保護我，我想知道為什麼上帝在過去阻止了更嚴重的威脅時，卻允許這種身體攻擊發生。
我覺得，為了親愛的主耶穌，即使受苦也是一種極大的喜樂和榮幸，祂為我受了這麼多苦。 當我發現，透過那次我受到人身攻擊的事件，一個男人被引導歸向基督時，我得到了解釋，不久之後，當我回到聖海倫斯時，一個女人告訴我她是如何參加那次公開活動的故事。　她回家告訴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強烈感受到英國言論自由的神聖性。 儘管她的丈夫已經多年不去教會了，但第二天他還是來向我表示同情，那天我就

講了路加福音18章37節「拿撒勒人耶穌經過」的話。 那個女人告訴我，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就皈依了基督，一個月之內他就去世了。 不用說，我認為為了那個死去並進入天堂的親愛的人的靈魂，挨一拳是值得的。

羅馬天主教徒擾亂布里斯托聚會

有一次在英國布里斯托爾，我們舉行了一場非常激烈的會議。 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女士因為還有另一個約會而無法參加會議，但她答應隨後用她的車來接我，那輛車是最新的賽車車型之一。會議結束後，羅馬天主教徒非常吵鬧，看到那輛車，他們在車子周圍徘徊，以為它可能在等我。 繞著車走來走去，瞪視無辜的乘客，他們沒有意識到會議中正在發生的風波，以為這些人正在欣賞新車，並對他們報以居高臨下的微笑。教派看到車內人的冷漠，斷定這輛車與我無關，不再理睬車，繞到前面去。 會議主席趁機把我塞進車裡。 司機察覺到了不對勁，迅速開走了，當我向憤怒的羅馬天主教徒揮手道晚安時，我看到他們向我揮舞著拳頭。

在大蕭條時期，蘇格蘭格拉斯哥港的愛爾蘭羅馬天主教徒欺騙性地從蘇格蘭本土工人手中搶走了大量工作，民眾情緒高漲。 會議結束後，主辦單位讓我等一下，並和他一起回家以確保安全。 因為他戴著高高的絲質帽子，深白色的領子，硬挺的白色袖口：太顯眼了； 因此，我決定在與我住在一起的女士和她女兒的陪伴下，和人群一起秘密溜出去會更安全。

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當我們走出傳教廳時，我聽到旁邊一個女人說："如果我知道她在哪裡，我就會殺了她！" 我們走回一站，登上一輛公車。 當它停下來接開會的人時，沒有人懷疑我們坐在那裡與開會會有什麼關係。 一位來自新教改革辦公室的年輕女子正走出傳教廳，後面跟著一群憤怒的羅馬天主教徒。 他們斷定她一定是莫妮卡·法

雷爾，並開始攻擊她，毆打了她兩三下。 當少婦開口說話時，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然後他們回到大廳等我，以為我還在那裡。 然而，大廳經理告訴他們，他們只是在浪費時間，因為莫妮卡·法雷爾已經離開了。

1937年，我收到一封邀請我前往澳大利亞的電報，於是我應英國國教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委員會的邀請前往澳大利亞，開始一項名為「建設者」的教學任務。 這個想法是為了宣講和強調福音的基本教義，並指出羅馬教會的錯誤；因為許多羅馬天主教的錯誤正通過叛道的所謂盎格魯天主教徒重新回到英國教會。

我繼續與「建設者」合作近十年，並有幸在澳洲大部分州的五千多個會議上發表演講。 在全能神的恩典下，許多靈魂透過這項工作得救了。 阿門